

不是做英雄，而是做農夫

國際衛生醫療服務回顧與未來

• 文／醫學院 陳維熊副院長口述／黃瀚瑩整理撰寫



• 北川陳家壩的義工與孩子們



• 貴州貧農老婦

【故事的開始：陝西鐵廠村】

二〇〇四年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哈佛大學的蕭慶倫教授向我提到他正在中國貴州、陝西等地試辦農村醫療保險，邀請我一同前往。那是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偏遠的農村，當地物資之不足遠超出我的想像，那裡的醫療、教育資源更貧乏得讓人心酸，我心底受到極強大的衝擊與震撼。

隔年，我帶著幾個學生回到陝西鐵廠村。我們一起走在濛濛細雨之中，跋涉過泥濘的鄉間小道，替當地居民診療之餘，同時也進行衛教。於是，中國的偏遠農村，成為往後一切計畫的起點，成為延續至今的海外服務學習工作。

當時我的腦海中並沒有「義診」這兩個字，甚至連「我們究竟能做什麼、該做什麼、可以做多久」都不是很確定。然而，一年一年過去，八年來，我們的足跡遍及了喜馬拉雅山區拉達克、尼泊爾，還有中國西安、四川，甚至遠至非洲的馬拉威，近年我們也展開新計畫，投入台灣東部以及台西海口地區的醫療與教育服務。

回首來時路，我常常覺得好像是一場夢。正當我們以為自己的能力已經到了極限的時候，老天就會輕輕推我們一把，安排著、催促著我們不斷地往前走，彷彿在告訴我們：「你們做得還不夠。」我始終感謝命運，讓我得以透過這樣獨特的經歷，得到重新審視自己、重新看待生命的機會；而老師的身分，則讓我得以將過程中的感動，分享給年輕的學生。

【踏實深耕，才是真正的服務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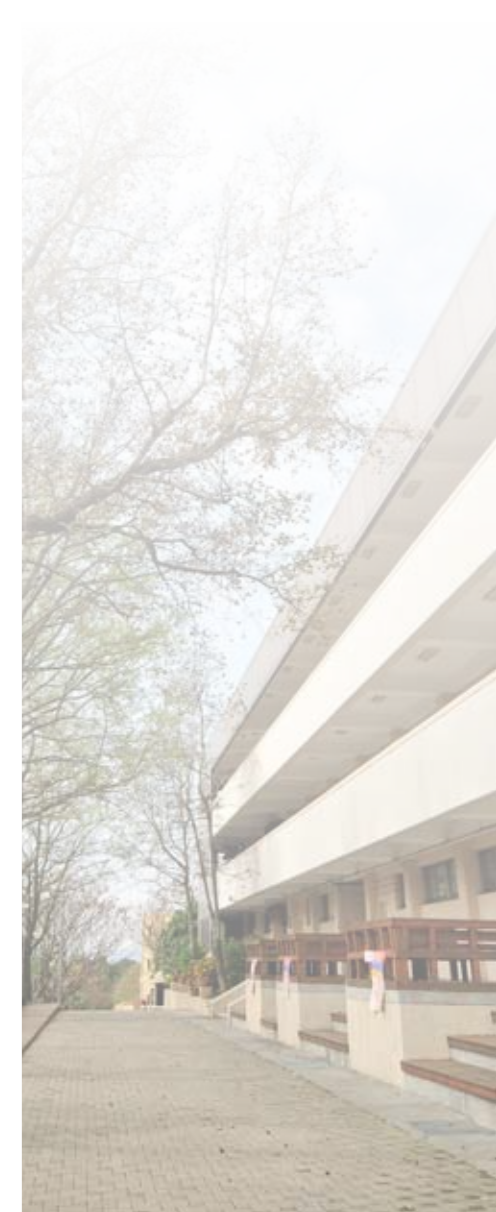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台灣的媒體很關注各個義診團、海外服務團，很多相關新聞因此躍上電視與報紙。這些報導的確能喚醒更多人關心弱勢，也能吸引有志之士投入服務行列，但它們卻往往過度地強調了「服務的光環」，讓少部分朋友誤解了服務的意義。

說真的，我們所做的事情，真的沒有外界想像得那麼「酷」——我們不可能手術刀一劃、靈藥一下，就讓所有居民從此無病無憂；我們只是一介平凡的小人物，沒有能力大刀闊斧地去改變一個國家的醫療體系……這些情節，是連續劇裡才會出現的。

我們所做的事，其實很簡單，或許近乎繁瑣而重複——我們可能只是替當地居民拔牙齒、教寺院裡的小喇嘛刷牙、替學校裡的小朋友測量身高體重，年復一年。這些事或許簡單，但絕對重要。因為，只要一個牙醫師，就能幫助許多牙痛的人解除長年（甚至長達數十年）的折磨；只要多一個人學會正確的刷牙方式，就多一個人能終生免除口腔疾病的困擾；唯有確實紀錄身高體重，我們才能知道孩子有沒有營養不良的現象？均衡飲食有沒有被徹底執行？即使是再簡單不過的事，只要它是必須的，就非得要有人來做，而且要不厭其煩地做。真正從事海外服務的人，其實從來不是英雄，而比較接近農夫，從整地到翻土、播種、灌溉……一點一滴地慢慢做，耐心地在荒蕪的土地上，等待開花結果的日子來臨。



• 陳維熊老師





• 北川賑災



• 四川安縣災民帳篷



• 陳老師與同學們在貴州苗寨



• 陳家坨老婦人

還有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，我們盡可能地避免「夏令營」式的服務——帶著學生來到某個地方，吵吵鬧鬧地待上短暫幾天，以為自己是在「服務」，卻不知道此舉不但對當地幫助有限，反而擾亂了那些善良的、願意接納我們的居民的生活，成為「服務污染」。

我們在推動的，是長期性、持續性的服務。「給人魚吃，不如給人釣竿。」是一句老生常談，但實在太有道理。今年我們義診一千人、兩千人，明年義診三千人、四千人……那又如何？所以，我們盡可能一年一次，甚至一年多次回到相同的地點，每次至少停留一個月，並期盼最後能有那麼一天，我們可以不再回去，那代表當地的保健室、衛生中心可以自行運作，不再需要我們了。

我們也跨足投入地方教育——這個夢，也許很大，但誰又能保證，在得到教育機會後，當地的孩子，有朝一日不會成為專業的護理人員或醫師呢？

【不是服務別人，而是服務自己】

服務，其實是不斷不斷自我提問的過程。

一次又一次地，我和參與的伙伴們不斷地對自己提出問題。這些問題，有些是務實面的：我要怎麼讓當地人了解我們的來意，並願意接納我們？我怎麼說服當地官員，讓醫療器材得以進口？有了器材，水電問題又該怎麼辦？有沒有簡單的方法，能訓練出當地的保健人員？小朋友們可不可能得到受教育的機會？

除此了這些問題需要動腦筋，還有更多精神層面的問題：我為什麼要成為醫師？我為什麼要來這裡？我究竟該做什麼？還有那些近乎哲學的問題：「人」究竟是什麼？生命又是什麼？

所以說，服務其實也不是服務，而是學習。

身而為人，尤其是生活在富裕環境中的我們，總是習慣用先入為主的觀念去揣測別人。好比到了偏遠地區，我們看到他們的衣食住行都很簡陋，心想他們一定活得很悲慘，後來才發現他們竟比我們活得更快樂，甚至比我們更樂於分享。

有一次，我在拉達克給了個小朋友一包餅乾，他拆開包裝，拿了一片之後，接著竟把另一片拿出來，因為他堅持要我和他一起吃；在南印度，我問兩個小喇嘛「誰的功課比較好？」他們竟反問我「為什麼要比較？」因為他們的觀念裡，根本沒有「比較」這兩個字！這些故事又小又短又簡單，卻都是反省，都是學習。

你永遠都不會知道，這次的服務過程中，你會遇到什麼人，而那些人又會給予你什麼感動？那些你所遇到的人，彷彿時時提醒著你：感恩、感恩，再感恩；謙卑、謙卑、再謙卑。他們也提醒著你，要你不要忘記發揮自己的價值，用有限的生命，去幫助更多其他人的生命。

【未來十年：台灣偏鄉醫療與教育】

二〇一一年，在陽明大學與西安交通大學的合作下，兩岸學子一起進駐西安藍田縣葛牌村農家，走訪社區和農戶家庭，深入了解當地偏遠地區居民生活狀況、常見的健康問題，以及當地預防保健系統和政策的運作，並到藍田縣醫院進行臨床實習……

兩岸志工團隊的結合互動，實在難能可貴。只是，這樣似乎還少了些什麼？

在海外服務多年，我與志工們的心底，始終有一個無法置若罔聞的聲音：那麼，台灣呢？我們究竟能為這塊生養我們、培育我們的土地做些什麼？



• 羌族小孩教志工們歌舞

於是，二〇一一年持續推動海外服務之餘，我們也啟動了另一項重要的計畫——在台灣東部以及台西海口地區，推動醫療與教育服務。

我們理想中的「教育」，不僅是提供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學生。畢竟在一所學校中，能夠名列前茅的永遠只有少數幾個學生，難道那些學業表現較弱的孩子，就應該被放棄嗎？當然不是。這些孩子，或許沒有讀書的天分，但卻可能成為傑出的運動員、護理人員、廚師……

我們與第一線的校長、老師進行了多次的討論，認為這些孩子需要的未必是大學教育，而是技職教育。我們的夢想漸漸地浮現出輪廓：如果我們能進入偏鄉的小學、國中進行個案輔導，發掘出那些未必會讀書，卻努力、踏實的孩子，依照他們的興趣與專長，將他們推薦到護理專校、技術學院、體育學院，並提供獎學金；如果這些孩子，將來能順利地進入合作的醫院、企業或學校實習與工作；如果這些曾經受到幫助的孩子，羽翼漸豐後也能回過頭來，幫助和他有相同際遇的孩子……那該有多好？

這樣的夢想，得到超乎我們預期的迴響，其中包括慷慨解囊的企業家、大力支持推薦計畫的校長、樂於提供實習與就業機會的醫院，還有許許多多無私的志工……這樣的熱心與熱情，展現出最寶貴的台灣價值，這些可愛的台灣人，也讓這個「夢想」不再只是「夢想」，而正在逐步實踐，即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「現實」！

我們也開始邀請台灣的留學生、中國的大學生，和我們一起替偏鄉的孩子們服務。看著來自各地的學子，漸漸在互動中彼此了解、一起腦力激盪、相互勉勵，從陌生人漸漸成為不可或缺的伙伴……這，不就是最實際且真實的「國際交流」、「兩岸互動」嗎？

未來的日子，我們還有太多事要做。



• 貴州單親老農戶



• 2010年拉達克大洪水義診

【先學會做「人」，才能學會做「醫師」】

有人把醫療體系形容成「白色巨塔」，問題在於我們明明知道這是座「巨塔」，可是有多少人願意「走出去」？近年大家都在強調「醫學倫理」，可是你我都心知肚明，只坐在教室裡上醫學倫理課，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。

讓人欣慰的是，近年願意參與志願服務的學生越來越多；不少曾參與服務團隊的學生即使畢業，仍選擇留在相關領域中努力。我相信他們都會是好醫師——因為，我們唯有先學會做「人」，才能學會做「醫師」，就好像曾有學生在心得中所寫：「那些需要幫助的人，不再只是文章中的數字，而是再也忘不了的朋友。」

未來，我們將著手整合海外國際衛生醫療實習課程與一、二年級的醫學人文課程，期盼學生得以更循序漸進地學習。本校也將設置醫師-公衛碩士學程（MD-MPH program），其學程內容將結合醫學人文、醫療活動、公共衛生、社會政策等課程，希望對社會公益有興趣的學生，能有更專業的學習管道。

盼望無論是上述的服務或課程，都能在醫學院學生的年輕生命中留下印記，伴隨他們邁入未來的醫師生涯，時時提醒自己「莫忘初衷」；更期盼這樣的經歷，能讓學生們永遠不會忘記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：要做的事還有太多，一個人的力量或許小到微不足道，但一個個微小的力量集結起來，卻可以扭轉世界。

